

【短史记】

# 古代画家为何钟情“访戴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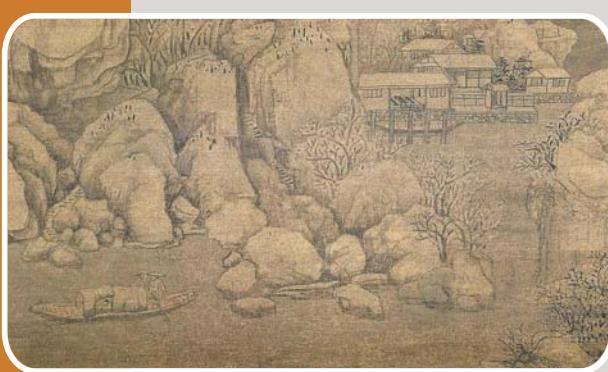
□郑学富

在古代绘画史上,不知道有多少画家以“访戴”为题材,挥毫泼墨绘出诸如“雪夜乘兴图”“雪夜访戴图”的传世之作。目前能看到最早的“访戴”绘画作品是元代黄公望的《剡溪访戴图》,之后,画家们更是乐此不疲。古人为何钟情“访戴”?原因大概是古代文人向往自由、率性的魏晋风度,崇尚自然,超然物外,纵情山水;另一方面,这一题材有雪景、扁舟、孤旅等意象,蕴含文化审美价值,以此营造空灵意境,抒发个人理想、情怀,彰显文人风骨。

“访戴”之典故出自于《世说新语》: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五子王徽之(字子猷)居住在山阴(今浙江绍兴市),一天夜里他一觉醒来,打开窗户一看,外面已是粉妆玉砌,月色皎然,万籁俱寂。他异常兴奋,难以入睡,令仆人温酒饮之,在室内来回徘徊,吟诵着左思的《招隐诗》。他突然想起了住在曹娥江上游剡县的好友戴逵,于是不由分说,立即让船夫驾舟前往,折腾一夜才赶到戴逵居所。可到了之后,王徽之又突然命令船夫驾船返回。船夫不解,王曰:“吾本乘兴而行,兴尽而返,何必见戴?”这个故事表现了王徽之放荡不羁、洒脱旷达的个性。

王徽之要拜访的戴逵也是率性之人。戴逵是东晋艺术家,《晋书·隐逸传》载,当时官任太宰的武陵王司马晞听说戴逵擅鼓琴,想请他到王府演奏,于是委托戴逵的好友带上厚礼前往邀请。戴逵素来厌恶那些故作风雅、奢侈放纵的官僚贵族,认为替他们鼓瑟是奇耻大辱,毅然取出心爱的琴,当着朋友的面摔得粉碎,这就是“碎琴不为王门伶”的故事。

黄公望,“元四家”之首,工书法,通音律,善诗词散曲,尤擅画山水,有缘得到过赵孟頫的指点。黄公望曾出仕充吏,后因中书省平章政事张闾牵连入狱。出狱后,



黄公望《剡溪访戴图》



张渥《雪夜访戴图》



周文靖《雪夜访戴图》

师事金月岩入全真道,隐居在虞山一带,潜心书画研究,常携带纸笔描绘虞山、三泖、九峰、富春江等地的自然胜景,并以修道隐者身份往来于杭州、松江之间,与友交流切磋。由于他的创作是来自对自然景物的切身感受,将淡泊宁静的心境与山水的气韵合一,因此画作达到浑然天成的至美境域。他的画笔墨简远逸迈,风格苍劲高旷,气势雄秀,对明清山水画影响甚大。

黄公望的《剡溪访戴图》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,是一幅壮阔的雪景山水,画的上部山峰耸立,层峦叠嶂,其间点缀树木;下部是曲折蜿蜒的剡溪,一处石丘将剡溪的空间分割为两段:左为王徽之的夜行小船,舱中拢袖御寒者为王徽之,船夫正在用力划桨;右为一处村落,为戴安道住所,看船行的方向应该是要离开村庄。画面萧瑟冷寂,寒气逼人。画轴右上方黄公望自题:“至正九年正月□王贤画,二十五日题。大痴道人时年八十有□。”经云南省博物馆专业人员考证,“士贤”应是元代松江府名门夏氏后辈夏士贤,黄氏与夏氏私交甚密,常往拜访交流。此图当为81岁的黄公望在夏氏书斋“知止堂”做客时的酬应之作。画作的雪景山水体现了全真道“心本清净”的理念。

张渥,元代画家。通文史,好音律,屡试不第后专攻诗画。其人物画以白描著称于世,师承北宋李公麟,创“铁线描”技法,线条刚劲飘逸,形神兼备。其山水,能“尽自然之性”。

张渥的《雪夜访戴图》现藏于上海博物馆。该作全幅构图简洁,主题突出,与其他“访戴图”不同的是:画面舍弃了雪景、山水的渲染,主体部分仅留一树、一舟与一人而已。河岸古树枝干虬劲,或浓墨渲染,或淡墨勾勒,营造出冬夜寒寂的意境。作者集中笔墨描绘王徽之的人物形象,造型准确,仅寥寥数笔,将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。王徽之坐于船篷内袖手读书,人物在眉目之间显露高傲与郁郁不欢之态。作品沿用李公麟白描传统,人物衣纹以细劲铁线描勾勒,树石线条富于粗细浓淡变化,通过人物神态与环境的对比烘托出隐逸之士的情怀。从整体的气氛到苍劲的古树、形单影只的小舟,再到形态迥异的撑篙人和读书者,毫无违和之感。画面有意侧重描绘主人翁双手拢袖,一株脱尽树叶的寒木,船夫以袖裹篙撑船行进,以衬托雪夜寒意的情景。该作表现出画家高超的笔墨技巧和深厚的艺术功底,实为他生平倾心之作。

此图历经清人潘延龄、官子行、何瑞玉和乾隆内府以及近人庞元济的收藏,并有乾隆题诗:“雪夜觉来乘兴行,剡溪沿溯一舟轻。传神恰是斯时好,较胜门前著语情。”

周文靖,明代前期宫廷画家。在艺术创作上,师法夏圭、吴镇等宋元名家,善画山水兼工人物、花卉、竹石、鸟兽、楼台。作品兼具元人水墨技法与明人李(成)郭(熙)派山水风格,尤擅营造秋林清旷意境。

周文靖的《雪夜访戴图》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画面以工笔技法描绘雪夜行舟场景,一只小船正艰难地行驶,船头、船尾的艄公身披蓑衣,一头戴斗笠,一顶头巾,奋力地划着船,可见外边的雪下得很大;船上船蓬内透着微弱的灯光,表示夜色已深,蓬外一童仆扭头望着吃力的艄公,蓬内端坐一高士,此人便是主人翁王徽之。整幅构图疏朗旷远,近景着墨浓重,远景墨色朦胧,坡岸上与隐现夜色中的茅屋覆盖着厚厚的积雪,烘托出雪夜的寂静和寒冷。山石树木融合了南宋马远的技法,而积雪则有元人韵味。此作右上题“雪夜访戴”,并钤印三方。

古代画家运用绘画的叙事方式,诠释了个人对“雪夜访戴”独到的理解,表达了其蕴含的文化内涵,这一绘画主题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而历久弥新。今人观之,仍可领悟当时文人的审美趣味及所追求的风尚。

(作者为枣庄市政协文史馆馆员、枣庄市首批社科智库专家)

□卢恩俊

古人根据天文观察确定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,立杆侧影,影子最长的一天为夏至,相对应的冬至,则是影子最短的一天。冬至是我国农历最重要的节气之一,也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定出来的节气之一。周秦时代,是以冬至为岁首过新年的。到了汉代,汉武帝以正月为岁首,冬至称之为“亚岁”,但热闹程度不亚于过年。后历代延续,直至现在,依然有“冬至大如年”的说法。

从“冬至”字源说,也体现出古人对这一节气的理解。冬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,其古字形像绳子两端有结的样子,意为终结、终端,是“终”的初文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记载:“十一月十五日,终藏之气,至此而极也。”《通纬孝经援神契》曰:“大雪后十五日,斗指子,为冬至,十一月中。阴极而阳始至,日南至,渐长至也。”道出了冬至所蕴含的文化含义。在古人看来,冬与终有关,是四季的终点,也是新的四季的起点。时序冬至,阴气盛极而衰,阳气随之萌生,由日短夜长,回复日长夜短。

冬至,俗称“冬节”“长至节”“亚岁”等。据记载,周秦时代以冬十一月为正月,那时的冬至节实质上相当于现在的春节。《尚书大传》曰:“周以仲冬月为正。”中原地带从周代起官民均举行祭祀活动。《周礼》:“以冬日至,致天神人鬼。”至汉武帝始行夏历,即改正月为岁首,正式把过年和冬至节分别开来,独立庆祝,但依然将冬至作为如年的大节,称之为“亚岁”。这一天,官府要举行祝贺仪式,称为“贺冬”,热闹程度不亚于过年。东汉《四民月令》载:“冬至之日,荐黍、羔。先荐玄冥于井,以及祖祢……其进酒尊长,及修刺谒贺君师耆老,如正月。”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,也很重视冬至节,《晋书》记载:“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……其仪不亚于正旦。”唐宋更是将冬至与岁首并重。北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载:“十一月冬至,京师最重此节,虽至贫者,一年之间,积累假借,至此日更易新衣、备办饮食,享祀先祖。官放关扑,庆贺往来,一如年节。”至明清,更是传承冬至如年的古俗,《清嘉录》载:“郡人最重冬至节。先日,亲朋各以食物相馈遗,提筐担盒,充斥道路,俗呼‘冬至盘’。节前一夕,俗呼‘冬至夜’。是夜,人家更速燕饮,谓之‘节酒’……故有‘冬至大如年’之谚。”

时序冬至,阴气盛极而衰,阳气随之萌生。《史记·律书》:“气始于冬至,周而复始。”反映在唐诗中,“诗圣”

一字说节气

杜甫的《小至》:“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。刺绣五纹添弱线,吹葭六琯动飞灰。岸容待腊将舒柳,山意冲寒欲放梅……”描写了冬至前后的时令变化,说明冬至后白昼渐长,阳气渐舒,春天便不远了。接下来说河岸边柳树即将泛绿,山上梅花冲寒欲放,生动描绘了冬天里孕育着春天的美好景象。“刺绣添线”,即民间所说的“吃了冬至饭,一天长一线”。《岁时广记》说:“晋魏间,官中用红线量日影,冬至后日添长一线。”《唐杂录》亦云:“宫中以女功揆日之长短,冬至后日晷渐长,比常日增一线之功。”尤其“吹葭六琯动飞灰”一句,记录了古代冬至节“葭灰占律”的风俗。葭灰,又称葭莩之灰,是古代用于占测节候的器具,葭即初生芦苇。葭灰自汉朝开始就被赋予了冬至节的特殊地位,冬至节用葭灰放置在律管中,静置密室内,当冬至交节之时,地气浮动,葭灰当从黄钟律管中飞出,这一天,则是十二律之首,也就是一年之首。

冬至是反映太阳直射运动的节气,这一天标志着太阳往返运动进入新的循环的开始,是大吉之日。如《汉书》中说:“冬至阳气起,君道长,故贺。”所以,古代不少诗作对此亦有记录,白居易“独酌无多兴,闲吟有所思。一杯新岁酒,两句故人诗”,描写过冬至节举杯迎新,也看出古人对冬至节的重视程度不亚于春节,并见证了古时过冬至节亦有“增年”之说。尤其宋孔平仲《冬至日作》一诗,充分体现了冬至阳生“乐升平”的佳节气氛:“今宵当月满,此日又阳生。明净乾坤气,欢和井邑声。年年对佳节,处处乐升平。遥想京师盛,新官太一迎。”

“亚岁添新岁。”陆游的《辛酉冬至》写道:“今日日南至,吾门方寂然。家贫轻过节,身老怯增年。”宋·范成大《满江红·冬至》一词中亦有“占新岁”之说:“寒谷春生,熏叶气、玉筒吹谷。新阳后、便占新岁,吉云清穆。休把心情关药裹,但逢节序添诗轴……”

至今我国各地依然流行着冬至的风俗。在北方,流行冬至吃饺子或馄饨庆贺冬至节之俗。在南方民间有“冬至吃了汤圆大一岁”之说,既体现对传统的传承,也展现地域多样性。山东临沂、邹城、新泰等地还流行“蒸冬”,即用五谷杂粮面蒸窝头或饽饽,民谣有云“蒸冬蒸冬,扬场有风”,通过蒸食祈求来年丰收。

古诗云:“家家捣米做汤圆,知是明朝冬至天。”过了冬至,太阳又慢慢向北回归线转移,冬至已至,新春不远。

(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)